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匡謬正俗目錄

卷一至五

詳校官國子監祭酒臣覺羅吉善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録舉人臣李逢泰

匡謬正俗目録　　　小學類一 訓詁之屬

卷一

論語

風　　　　　　　　　　　　　　襛
夾　　　　　　　　　　　　　　架
中　　　　　　　　　　　　　　貓
　　　　　　　　　　　　　　　指
渟　　　　　　　　　　　　　　衖

忉　矜
央　號
享　賚
莫

卷二

尚書　弱
御　獸
夾　開

惟　烏呼

卷三

禮記　奉

拾　禹宇丘區曲禮注宇作雨所見本異

予　葬

離　祝

五方之兵　殺

裼　襢

辟　溫
嘯　蝸
卵　有
孽　不至
素食

卷四

春秋　俘
肉食　寺人

鷗　軒

王夫　閈閎

草創

卷五

史記　漢書

尚　赦令

繦　遁巡

游衣　郎署

便面　枉
非一　葬
阡　桓
辟彊　閼氏
隄　陂池
楊豫　計偕
戎昭果毅　宋書
熹　錫跌

萬艾

卷六

圻　副

[illegible]　恫

洋　略刃

[illegible]　家

什器　猱

綯　貤

趺　俾
底　剛扛
欠　木鍾
若柯　楊
椎　鏉
埒　聆
誼議　名字
複名　撰

草馬

卷七

反　褫

怠　免

黄巷　隸齒

尸韓　彡彭

奚斯　假

歌　渚

河　穰
上　激
中　黽
雌　暴
上　斡莞
貰　振
池氊　涓罩
幾頭　怒

殿研　差

兩量　章估

卷八

受授　西

番　句鉤

覽　逢

縣寰　苟

鄙人　被庳

摹姑　砢磨
骨鹿　歷底
門限　替
樂石　享
迴　上下
孟仲叔季　扃
示　仇
愈　舍

飭　陵遲

獻左氏傳　禽

闋雎　殊死

杕目　無恙

圈犅　嬰與

稻秫稉　沙苑

苦菜　倉米

羹臛

臣等謹案匡謬正俗八卷唐顔師古撰師古名籀以字行雍州萬年人歴官秘書監事蹟具唐書本傳是書永徽二年其子符璽郎揚庭表上於朝高宗勅録本付秘書閣卷首載揚庭表稱稿草纔半部帙未終蓋猶未竟之本又稱謹遵先範分為八卷勒成一部則今本乃揚庭所編宋人諸家書目多作刋謬正俗蓋避太祖之諱改匡為刋也前四卷凡五

十五條皆論諸經訓詁音釋後四卷凡一百二十七條皆論諸書字義字音及俗語相承之異考據極為精審師古一代通儒而據於習俗不能知音有古今又不知齊梁以前無平仄四聲之别故其註漢書動以合聲為言遂開後來叶音之說如謂葬音臧誼議音宜反音扶萬反歌音古賀反㚟音上聲怒有上去二聲壽有受授二音迴音户鎣反皆誤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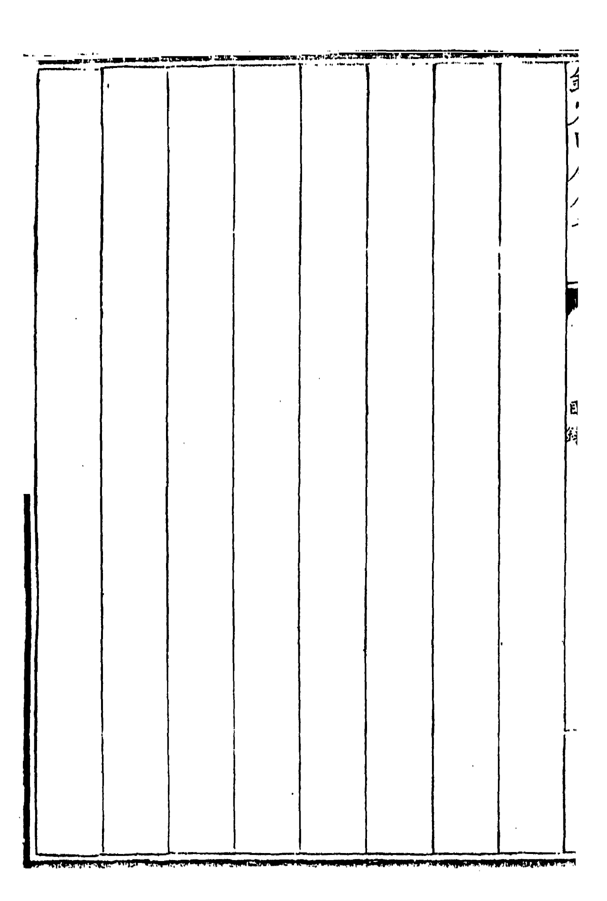
今韻讀古音如穰音而成反上音盛又音市
郢反先音西逢音如字不讀龎皆誤以古音
讀今韻未免千慮之一失耳古人考辨小學
之書今皆失傳自顔之推家訓音證篇外實
莫古於是書其邱區禹宇之論韓愈諱辨即
引之知唐人已絶重之矣戒山堂讀史漫筆
解都鄙二字訛為獨解不知為此書所已駁
毛奇齡引書序俘厥寶玉解春秋衛俘訛為

特見不知為此書所已引洵後人證据終不及古人有根柢也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恭

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匡謬正俗進表

臣揚庭言臣聞纖埃不讓嵩華所以極天涓流必納溟渤所以紀地况乎業隆學海義切為山庶進簣於崇高思委輸於潤澤恭惟皇帝陛下誕膺睿圖光臨大寶隆周比迹遠邁成康炎漢儔功近超文景時和玉燭龍圖薦於長河道包金鏡龜書浮於清洛收羽林之蠹簡俾備蓬山采汲冢之舊文咸歸延閣一言可善屢動宸衷九術不遺每回天睠臣亡父先臣師古嘗撰匡謬正俗

藁草纔半部帙未終以臣疊犯幽靈奄垂捐棄攀風罔
及陟岵增哀臣敬奉遺文謹遵先範分為八卷勒成一
部百氏紕繆雖未可窮六典迂訛於斯矯革謹詣闕
奉表以聞輕觸威嚴伏深震悚永徽二年十二月八日
符璽郎臣顔揚庭上
勅旨顔師古業綜書林譽髙詞苑討論經史多所匡正
前件書發明故事諒為博洽宜令所司録一本付秘書
閣仍賜其子符璽郎揚庭絹五十匹永徽三年三月十

五日中書侍郎來濟宣

欽定四庫全書

匡謬正俗卷一

唐 顔師古 撰

論語公冶長篇云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蓋言夫子刪詩書定禮樂讚易道脩春秋所有文章並可聞見至於言性命之事及言天道不可得而聞之故論語云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又曰子不語怪力亂神季路問事鬼神子曰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並其義也而近代學者乃謂夫子之言語性情並與天道合所以不可得而聞離文析句違經背理綴文之士咸作此意用之大為紕繆若言夫子之言不可得聞者論語二十篇所述夫子言語何從而得又不應語弟子云予欲無言

攘或問曰論語云直躬之父攘羊注云攘盜也何以謂盜為攘更有何義答曰按爾雅云攘仍因也書云敓攘

矯虔即其事也

颩毛詩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今人讀風爲諷天下案序釋云上以風化下下以諷刺上此當言所以風天下不宜讀爲諷又云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今人讀云風以動之不作諷音案此蓋序釋風者訓諷訓教諷刺謂自下而上教化謂自上而下今當讀云諷以動之不宜直作風也

架詩鄭氏箋云鵲之有巢冬至加功至春乃成此言始起冬至加功力作巢葢直語耳而劉昌宗周續等音加為架若以搆架為義則不應為架功也

夾又詩傳曰山夾水曰澗此引爾雅正文言兩山夾水名之為澗居然可曉而劉周之徒又音夾為頰於義無取亦為專輙

䆟問曰鄘詩墻有茨篇云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毛詩傳云讀抽也抽是何義答曰讀止謂道讀之讀更訓為抽

翻成難曉按許說文解字曰籀讀也從竹㩅聲㩅即古抽字是以籀或作籒毛公以籀解讀傳寫字省故止為抽此當言讀籀也不得為抽引之義又左氏傳云其繇曰專之渝其繇曰士刲羊之類字雖為繇音訓皆作籀並未讀卜筮卦繇之辭也

甲衛詩芄蘭篇云能不我甲毛詩傳曰甲狎也毛公此釋蓋依爾雅本訓而徐仙遂音甲為狎案甲雖訓狎自有本音不當便讀為狎譬猶斁字訓猒葛覃篇云服之

無數豈得讀云服之無斁乎若以甲有狎音假借為字者不應方待訓詁始通其義也

背伯兮篇云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毛傳云背北堂也謂於堂北種之以忘憂耳而陸士衡詩云焉得忘憂草言樹背與襟便謂身體前後種之此亦誤也

漙鄭詩野有蔓草篇云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詩古本有水旁作專字者亦有單作專字者後人輒改為之漙字讀為團圓之漙作辭賦篇什用之

遞相因襲曾無疑者按呂氏字林雨下作專訓云露貌音上兗反此字本作𩅰或作漙耳單作專者古字從省又上兗之音與娩相類益知呂氏之說可依本非團義矣下云零露瀼瀼者豈復亦論其從横之貌乎

衡齊詩南山篇云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畒禮云古之冠縮縫今也衡縫衡即横也不勞借音而徐氏並音為横皆失之矣

忉甫田篇云勞心忉忉爾雅音切切憂也後之賦者叙

憂慘之情多為怛怛王仲宣登樓賦云心悽愴以感發意怛怛而憯惻諸如此類皆當音切字與怛字相類切字從刀已聲傳寫誤亂或變為怛今之學者諷誦辭賦皆為怛怛不復言切切失之遠矣

矜小雅鴻鴈篇序云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徐仙音矜為古頑反案此詩當韋言爰及矜人哀此鰥寡故鄭箋云當及此可憐之人謂貧窮者欲令賙餼之鰥寡則哀之其孤獨則收斂之使有依也尋序及詩意蓋云可

矜憐之人及鰥寡者皆被勞來安集鄭箋釋之正得其理而徐氏讀矜爲鰥既無所憑大失本旨

央庭燎篇云夜未央傳云央旦也鄭箋云夜未央猶言未渠央也按秦詩蒹葭篇云宛在水中央禮月令云中央並是中義許氏釋文解字云央中央也一曰久是則夜未央者言其未中也未久也今關中俗呼二更三更爲夜央夜半此蓋古之遺言謂夜之中耳毛公訓央爲旦亦未知出於何典而鄭君直釋云未渠央不解未渠

何義按俗語云末渠央亦言未遽央遽與渠同言未遽中耳古詩云調絃未遽央即是其事康成不能指明其義而更曲引末渠云復加以猶言如博依之說適令學者不曉其意

號北山篇云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於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遟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從上及下句句相韻叫號者猶言讙呼自恣耳非必要謂號呲之號毛傳云

叫呼號召也而徐仙乃音號爲呼到反今讀者遵之亦甚非也

享楚茨篇云以享以祀以介景福鄭箋云享獻也又信南山篇云享于祖考大田詩亦云以享以祀其義並同此自可曉而徐仙並音享爲許亮反未審其意

賚楚茨又云徂賚孝孫毛傳云賚予也徐仙音賚爲來亦所未詳

莫大雅皇矣篇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

之莫毛傳云莫定也鄭箋云求民之定謂所歸就也又桑柔篇云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捋采之則葉爆爍而疏人息其下則病於爆爍喻羣臣恣放損王之德也而末代文士引求民之莫以屬辭者改莫為瘼從而釋之云求瘼謂其疾苦耳至乃呼刺舉守牧為求瘼既易本字妄為臆說安施失所比喻乖方相承用之曾無覺悟雖采酌經誥而大違厥旨亦為巨謬

匡謬正俗卷一

匡謬正俗卷二

唐　顔師古　撰

尚書孔安國古文尚書序云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者之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覽者謂習讀之人猶言學者爾蓋思後之讀史籍者以其煩文不能專一將生異說故删定之凡此數句文對旨明甚為易曉然後之學者輙改之字居者字上云覽之者不

一雖大意不失而顛倒本文語更凡淺又不屬對亦為妄矣今有晉宋時書不被改者往往而在皆云覽者之不一又云以所聞伏生之書定其可知者為隷古定更以竹簡寫之葢言以孔氏壁中科斗文字依傍伏生口傳授者考校改定之易科斗以隷古字定訖更別以竹簡寫之非復本文也近代淺學乃改隷古定為隷古字非也按直云隷古即是隷古字於理可知無所闕少定者為定訖耳今先代舊本皆為隷古定不為古字也

㓵古文戮字商書湯誓古誓字云予則孥㓵汝孔安國傳云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孥戮權以脅之使勿犯也按孥戮者或以爲奴或加刑戮無有所赦耳此非孥子之孥猶周書泰誓稱囚孥正士亦謂或囚或孥也豈得復言并子俱囚一無囚字也又班固漢書季布傳贊云及至困厄奴僇苟活蓋引商書之言以爲折衷矣

御周書牧誓篇云弗御克奔以役西土孔安國注云商衆能奔來降者不迎擊之如此則所以役我西土之義

徐仙音御為五所反按御既訓迎當音五駕反不得音
御商書盤庚云予御續乃命於天詩鵲巢云百兩御之
訓解亦皆為迎徐氏並作音訝何乃妝誓獨為禦音又
與孔氏傳意不同失之遠矣
嘼武成序云武王伐殷往伐歸嘼孔安國注云往誅紂
克定偃武修文歸馬牛於華山桃林之牧地徐仙音嘼
為始售反按武成當篇云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
林之野此與序意相承又許氏釋文解字云嘼犍也字

林嘼音火又反獸字從嘼從犬斯則六畜之字本自作嘼於後始借養字為耳且嘼獸類屬不同嘼者人之所養獸者是山澤所育故爾雅論牛馬羊豕則在釋畜論麋鹿虎豹即在釋獸較然可知若武王歸鹿華山之陽放虎桃林之野可言歸獸所歸放者既是馬牛當依嘼字本音讀之不得以作獸字一邊便謂古文省簡即呼為獸且堯典云鳥獸孳尾鳥獸毛毨鳥獸希革鳥獸氄毛旅獒云珍禽奇獸不育于國皆作獸字不作嘼也何

獨武成一篇以嘼爲獸斯不然矣

夾多方篇云爾害弗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孔安國注云夾近也汝何不近大見治於我周王以享天之命而爲不安乎徐仙音夾爲協按夾既訓近音陋不得讀爲協也

闢費誓序云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闢孔安國注云徐戎淮夷並起爲冦於東故東郊不闢徐仙音闢按許氏說文解字及張揖古今字詁闢古闢

字䦘古闢字但闢既訓開故孔氏釋云東郊不開爾不得徑讀闢為開亦猶蔡仲之命云乃致辟管叔于商孔安國注云致法謂誅殺也豈得即音辟為法乎此例多矣

惟惟辭也葢語之發端書云惟三月哉生魄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之類是也古文皆為惟字而今文尚書變為維者同音通用厥義無別又詩云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此亦是

辭語之助與書之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於理無別然今文學之士不詳立語之體古今字變因爾穿鑿妄生義理製册文哀誄祭文其唱首云維某年月日者既不為惟字自作釋云此字是維持一篇之首故為綱維之字又言宗子維城謂藩屏維繫連城之義耳乃呼帝子弟為王者為藩維既無所據不知本是助辭大為謬矣譬若詩云維師尚父番維司徒維彼哲人此類多矣皆為維字豈連繫之義乎且爾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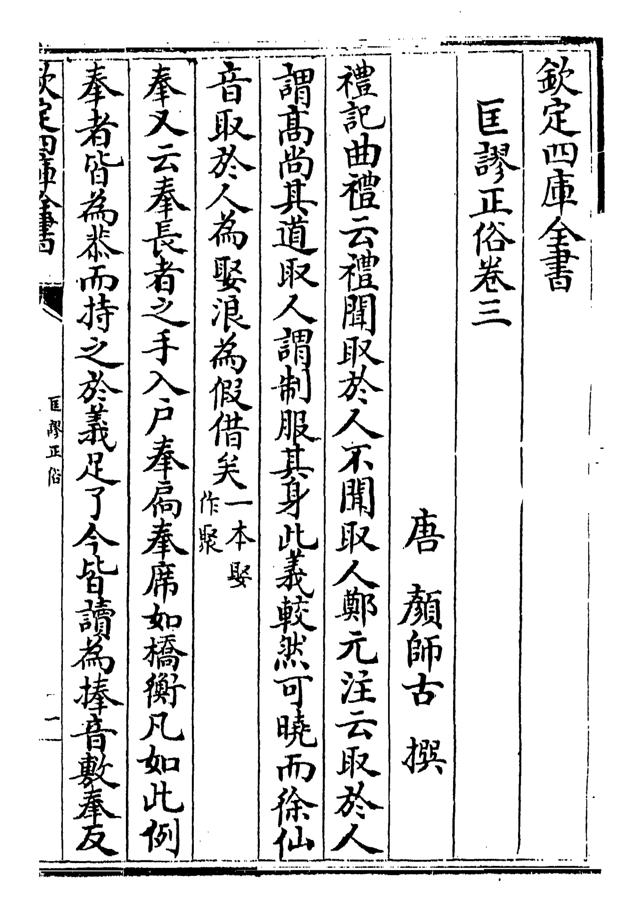
云伊維侯也三者並發語之辭詩云伊其相謔我罪伊何伊予胡底侯誰在矣侯薪侯蒸並與維同義寧當更有別說斯不然矣

烏呼嗚呼歎辭也或嘉其美或傷其悲其語備在詩書不可具載但古文尚書悉為於戲字今文尚書悉為嗚呼字而詩皆云於乎字中古以來文籍皆為嗚呼字文有古今之變義無美惡之别末代文字輙為體例若哀誄祭文即為嗚呼其封拜册命即為於戲於讀如字戲

讀爲義謂嗚呼爲哀傷於戲爲歎美非止新有屬綴設此二端乃亦諷讀舊文分爲兩義妄爲穿鑿不究根本按大雅云於乎小子未知臧否豈非傷王不知善否乎周頌云於乎前王不忘非美先王之見稱頌乎五子之歌云嗚呼曷歸予懷之悲此即哀傷之語胤征云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此即襃美之辭何以各別爲字也且漢武冊命三王文皆曰嗚呼此豈哀傷之義舉其大意斷可知矣且許氏說文解字及李登聲類並云於即古烏

字耳

匡謬正俗卷二



匡謬正俗卷三

唐　顔師古　撰

禮記曲禮云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鄭元注云取於人謂高尚其道取人謂制服其身此義較然可曉而徐仙音取於人為娶浪為假借矣（一本娶作聚）

奉又云奉長者之手入戶奉扃奉席如橋衡凡如此例奉者皆為恭而持之於義足了今皆讀為捧音敷奉反

亦浪爲假借也

拾又云拾級聚足此言升階歴級每一級則並足然後更登也拾者猶言一一拾取而鄭康成讀拾爲涉近乎穿鑿

禹字丘區或問曰曲禮云禮不諱嫌名鄭注云嫌名即禹與宇丘與區其義何也荅曰康成鄭君此釋蓋舉異字同音不須諱耳區字既是故引爲例禹字二字其音不別丘之與區今讀則異然尋按古語其聲亦同何以

知之陸士衡元康四年從皇太子祖會東堂詩云巍巍皇代奄宅九圍帝在在洛克配紫微普厥丘宇時罔不綏又晉宮閣名所載某舍若干區者列為丘字則知區丘音不別矣且今江淮田野之人猶謂區為丘亦古之遺音也今之儒者不曉其意競為解釋或云禹字是同聲丘區是聲相近二者並不須諱並為詭妄或云字禹區丘並是別音相近乃讀禹為于舉反故不須諱並為詭妄不詣其理

予鄭元注曲禮下篇予古余字因鄭此說近代學者遂皆讀予爲余案爾雅云卬吾台予朕身甫余言我也此則予之與余義皆訓我明非同字許慎說文予相推予也余詞之舒也既各有音義本非古今字別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又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又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又雲漢篇云羣公先正則不我

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楚辭云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又曰君回翔兮來下踰空桑兮從女紛惣惣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予又曰秋蘭兮蘼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夫人自有兮美子蓀何以兮愁苦歷觀詞賦予無余音若以書云予一人禮曰余一人便欲通之以古今字至如夏書云非台小子敢行稱亂豈得便言台余古今字耶邛詩云人涉卬否卬須我友豈得又言卬我古今

字孚

葬檀弓云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葬謂葬處而乃讀葬為葬（才浪反）亦為穿鑿

離月令云孟春之月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忒無失經紀以初為常鄭康成注云離讀如儷按易之離卦彖辭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離乎土今云宿離不忒宿即星辰離則日月蓋覆上言星辰日月耳更無別義居然可曉何為改離作儷若然者

離卦亦可以變為麗卦乎

祝曾子問曰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鄭康成云聲噫歆警神也此蓋解聲三者謂三稱噫然後言某之子生耳而徐仙之徒並音祝為祝之又反學者相承遵之並大誤也

五方之兵又云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鄭康成注云示奉時事有所討也方色者東方衣青南方衣赤西方衣白北方衣黑其兵未

聞按黄帝素問及淮南子等諸書説五方之兵東方其兵矛南方其兵弩中央其兵劒西方其兵戈北方其兵鎩蓋謂隨方色衣其衣執其兵以救耳

殺郊特牲云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大夫强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鄭元注云慶父通於夫人以脅公季友以君命鴆牙後慶父殺二君而又死又按殺讀爲降殺之殺謂衰弱也此言大夫不當饗君自三桓已來大夫强而君弱是以有君就饗于大夫者耳此一段禮文相

承躡惣論饗覲之事故其下惣云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強諸侯脅相貴以等相覿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不言誅戮之事安取其嫣牙殺慶父哉

裼又鄉人裼（音傷）孔子朝服立于阼階鄭元注云裼強鬼也謂時儺索室毆疫逐強鬼也裼或為獻或為儺而徐仙音裼為儺今讀者遂不可言裼亦失之也

羶又云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此言蕭焫以脂合黍稷燒之羶者脂氣薌者黍稷氣於義自通而康成乃云羶

當爲馨字之誤亦爲迂曲矣

辟又云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康成解云辟讀爲弭謂弭災兵也按辟當讀爲辟邪惡之辟直云辟災亦義自可曉無容假借

溫內則云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鄭康成注云溫藉也承尊長必和顏色也案直云柔和顏色以溫悅尊長之心不當改讀爲藴也

嘯又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鄭康成注云嘯讀

為叱嫌有隱使也案嘯者謂若有所召命密相諷誘若
齊莊撫楹而歌耳何為乃云叱乎詩云嘯歌傷懷念此
碩人即其義也
蝸又云蝸醢而菰食蝸者蠃之類耳而徐仙等音蝸為
蠃亦未為達
卵又曰濡香卵醬實蓼鄭康成注云卵讀為鯤也案卵
者魚卵即是魚子不勞改讀為鯤魚子也
有又云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直謂五帝養之為

法其德行而不乞言三王既憲法而有乞言之禮鄭康成乃讀有爲又葢亦不勞假借也

孼王藻云世子自名擯者曰寡君之適公子曰臣孼鄭康成云孼當作枿聲之誤也按孼者是庶孼既非適子故自云孼不當言枿枿者斷而復生豈人子之所宜自稱乎

不至坊記云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鄭康成注云不

至不親夫以孝舅姑也春秋成公九年春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是時宋恭公不親迎恐其違而授之按不至者謂淫佚之風女雖未嫁已從奔誘及壻親迎猶在他室而不至焉按陳詩東門之楊序曰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其詩曰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為期明星煌煌毛傳云男女失時不逮秋冬鄭康成詩箋云親迎之禮以昏時女留他色不肯時行乃至大星煌煌然為得其義何為注禮乃更妄生異說豈非矛

盾之論哉

素食喪服傳記云既虞飯疏食水飲既練食菜果飯素食鄭康成注云素猶故也謂復平生時食也按素食謂但食菜果糗餌之屬無酒肉也禮家變節漸為降殺始喪三日不食卒哭之内朝夕各一溢米為粥而已既虞疏食水飲疏食謂麄疏之飯單率之菜食不復粥又非止一溢也既練過食菜果酸醎但無酒肉之屬既除喪始食乾肉飲酒然後乃復平生時食耳此是禮經明文

安得始練便復平生故食乎又班書霍光傳載光奏昌邑王過失云典喪服斬衰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王莽傳云每有水旱莽輒素食左右以白太后遣使詔莽曰聞公菜食憂民深矣今秋幸熟公勤於職幸以時食肉據此益知素食是無肉之食非平生食也今俗謂喪門齋食爲素食蓋古之遺語焉

匡謬正俗卷三

匡謬正俗卷四

唐 顔師古 撰

春秋斿者旌旗之斿字從㫃音偃訓與旒同桓二年臧哀伯云鞶厲斿纓是也學者不尋其本讀斿為旒浪為假借旒仙亦作旒音況其他乎

俘莊六年經書齊人來歸衛俘傳言衛寶公羊穀梁經並為寶杜預注云疑左氏傳經誤案爾雅云俘取也書

序云遂伐三朡俘厥寶玉然則所取於衛之寶而來獻之經傳相會義無乖爽豈必俘即是人杜氏之說為不通矣

肉食莊十年曹劌之鄉人謂劌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對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此鄉人見劌欲論軍所以諫云卿大夫自當謀之非卑淺者所當關預劌即荅云當今卿大夫識見鄙溥未能遠謀我所以須見君論之耳而今流俗皆謂凡是食肴炙者即合志識昏敝心慮

憒濁不堪謀事故須疏食菜羹禖神明悟爲之也至乃
遞相戲弄以爲口實不亦謬乎
寺人寺人者内小臣在壼闈庭寺之中謂閹人耳詩云
寺人孟子左傳云寺人披寺人貂之類是也侍人者謂
當時侍衛於君不限内外猶言侍者耳左傳云侍人賈
舉侍人僚柤之類是也近代學者不詳其義皆讀寺人
同爲侍人斯則失矣至如仲尼居曾子侍平公飲酒師
曠李調侍豈得謂閹豎乎

鷸僖二十四年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鷸冠杜預注云聚鷸羽以為冠非法之服也鄭伯聞而惡之杜預注云惡其服非法之服也使盜誘而殺之於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云彼已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按鷸水鳥天將雨即鳴即戰國策所稱鷸蚌相謂者也古人以其知天時乃為冠象此鳥之形使掌天文者冠之故逸禮記曰知天文者冠鷸此其證也鷸字音聿亦有術音故禮之衣服圖及蔡邕

獨斷謂爲術氏冠亦因鷸音轉爲術字耳非道術之謂也益子臧是子華之弟以凡見殺怨而出奔有白公之志故與知天文者遊聚有所圖議是以鄭伯恐其返國作亂令誘殺之若直以鷸羽飾冠自爲不正之服何須畏惡而遣殺之若直謂出見殺又不應云服之不衷且傳言楚子翠被益知聚字非屬冠也或者自君子曰以下非丘明本傳後人不曉鷸冠之義妄加增之而杜氏之釋從而僻其義也

軒僖二十八年晉師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杜預注曰言其無德居位者多矣故責其功狀也按昔重耳過曹曹共公不禮聞其駢脅薄而觀之晉文懷恥以為深怨今既乘勝志在報雪尚託公義故先責不用負羈而乘軒者衆因曰今我之來獻駢脅容狀耳斯蓋嗤弄之言猶言若云謂秦拜賜之師也豈責乘軒功狀乎

王夫襄五年楚公子壬夫字子辛今之學者以其字子

辛遂改王夫爲壬夫同是日辰名字相配也按楚有公子午字子庚庚是日干午是十支法有相配或者此人以庚午歳若庚午日生故名庚字子午耳辛壬同是十幹若以辛生則不得名壬若以壬生則不得字辛此與庚午不相類固當依本字讀爲王夫不宜穿鑿改易爲壬也譬天王之弟佞夫孔氏之宰渾良夫治區夫之屬各自有義豈曰配日辰乎

閈閎襄三十一年子產相鄭伯如晉子產使盡壞其館

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冦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杜元凱注云閎門也徐仙閎音宏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對曰今銅鞮之宫數里而諸侯舍于隷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杜元凱注曰門庭之内迫迮又有墻垣之限爾雅云所以止扉謂之閎郭景純注曰門辟旁長橛也左傳曰高其閈閎按若館門實高而直庭内迫

迮者即當云庭不容車不應云門也又高為門户非闕止盜之方文伯不應云以無憂客使若門得車入則子產止須引車入門致室屋之下何勞壞垣云不可踰越蓋是門既不大而止扉又高以牢固捍禦寇賊子產為其不容車入故壞垣耳尋文究理郭説得之但閎與門二字相似流俗轉寫致有混謬杜君不加詳覈就而通之未為允當

草創襄二十一年子羽與裨諶乘以適野而謀於野則

獲於邑則否按論語稱孔子云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産潤色之是謂裨諶發慮創始爲之辭意世叔尋討而論叙之子羽子産脩飾潤色然後成耳草創者猶言草昧蓋初始之謂矣又曰草者藁草亦未成之稱安在適草野則能在都邑則不就若然者討論豈尋干戈乎潤色豈膏澤乎此亦是後人所加非正明本傳也

匡謬正俗卷四

匡謬正俗卷五

唐 顔師古 撰

史記司馬子長撰史記其自叙一卷揔歷自道作書本意篇别皆有引辭云爲此事作某本紀爲此事作某年表爲此事作某書爲此事作某世家爲此事作某列傳子長此意葢欲比擬尚書叙耳即孔安國所云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也楊子雲著法言其本傳亦傳法言

之目篇篇皆引辭云撰某篇亦其義也及班孟堅爲漢書亦放其意於叙傳内又歷道之而謙不敢自謂作者避於擬聖故改作爲述然叙致之體與馬揚不殊後人不詳乃謂班書本贊之外别更爲覆述重申褒貶有所歎詠摯虞撰流别集全取孟堅書序爲一卷謂漢述已失其意而范蔚宗沈休文之徒撰史者詳論之外别爲一首華文麗句標舉得失謂之爲贊自以取則班馬不其感歟劉軌思文心雕龍雖略曉其意而言之未盡

漢書高紀云大澤之陂按孔安國尚書傳曰障水曰陂然則陂者本因隄防壅遏故得名耳大澤者地形之總名陂者是隄防之指號益謂當時之媪於大澤之内陂塘止息流俗乃云防是水中不得止息强讀爲陂失其意也

尚惠紀云尚公主易曰得尚于中行王弼注云尚猶配也說者云尚者主也引尚書爲類或云尚者掌也謂守掌之皆非其義公主既尊止得云侍奉不可以主掌爲

稱𡾀詭是也

赦令哀紀云甲子詔書非赦令皆除之按哀帝初用夏賀良言改年定歷下詔施行其事并開恩惠赦宥罪人後知賀良詭惑收正其事依舊歷追悔前非但所赦不可更覆與罪所以云甲子詔書除赦令以外歷及刻漏事一皆除之耳蓋言甲子詔書除是赦令總遣除之今書本令字或作他言赦令以外其他餘事皆改除之兩讀為得

繈食貨志云藏繈謂繩貫錢故總謂之繈耳文云算緡亦云以緡穿錢故謂貫爲緡也而後之學者謂繈爲錢乃改爲鏹字無義可據殊爲穿鑿按孔子云四方之人繈負其子而至謂以繩絡而負之故謂繈褓耳豈復關貨泉耶

逡遁賈誼過秦云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遁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巳困矣遁者蓋取盾之聲以爲巡字

當音詳遵反此言九國地廣兵強相率西嚮仰形勝之地泝函谷之關欲攻秦室秦人恃其險固無懼敵之心不加拒閉開關而待然九國畏愞自度無功持疑不進坐致敗散耳後之學者既不知遁為巡字遂改為遁逃因就釋云九國初見秦閉關謂其可勝所以率兵來攻忽見秦人開關各懷恐懼遂即奔走故潘安仁西征賦云或開關而延敵競遁逃以奔竄斯為誤矣若見秦開關遁逃而走即應大被追躡覆軍殺將豈得但言不敢

進而已乎且書本好者今猶為逡遁不作遁逃也

游衣叔孫通傳曰高帝寢衣月出游高廟言高寢之衣冠一月一備法駕出游於高廟耳隋越國公楊素行經漢高陵詩云芳春無獻果明月不游衣觀其此意謂月出之夕乃游衣冠此大謬

郎署馮唐傳云文帝輦過郎署見馮唐而問之郎者當時宿衛之官非謂趣衣小吏署者部署之所猶言曹局今之司農太府諸署是也郎署並是郎官之曹局耳故

劉孝標辨命論云馮都尉皓髮於郎署而今之學者不曉其意但呼令史府史為郎署自作解釋云郎吏行署文書者故曰郎署至乃摛翰屬文咸作此意失之遠矣便面張敞傳云自以便面拊馬按所謂便面者所執持以屏面或有所避或自整飾藉其隱翳得之而安故呼便面耳今人所持縱自蔽者總謂之扇蓋轉易之稱乎原夫扇者所用振揚塵氛來風卻暑鳥羽箑可呼為扇至如歌者為容專用掩口侍從擁執義在障人並得扇

名斯不精矣今之車轝後提扇蓋便面之遺事與按桊門所持竹扇形不圜者又便面之舊制矣

柱西域傳云當爲柱置心不便按柱者撐拄之名本音竹羽反柱物之本因爲之柱竹具反魯靈光殿賦云漂嶢峴而枝柱此音是也車後柱木呼爲車柱其義亦同置者安設之名言柱置者謂自安置支柱他人今江南俗呼人自高抗矜持爲自柱置今此言車師國見徐普於其側近柱置恐被侵拒故心内以爲不便耳安在其

取椽柱而置於心腹中乎義既乖刺語又析破失之遠矣朱雲連拄五鹿君豈復齋椽自隨乎

非一揚雄敘甘泉宫云遊觀屈奇瓌瑋非木摩而不雕墻塗而不畫此言既甚屈奇瓌瑋不合於上古之世摩而不雕塗而不畫采椽茅茨儉約之制耳今之書本好者猶然而後人輒於非字下加一字讀云瓌瑋非一竟不尋下句直云木摩而不雕是何言歟

奚酷吏傳長安中歌云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生時

誄不謹枯骨復何葬荀卿禮賦云非絲非帛文理成章非日非月為天下明生者以壽死者以葬城郭已固三軍已强說苑云吾嘗見稠林之無木平原之為谷君子無侍僕江河乾為阬正冬采榆桑仲夏雨雪霜千乘之君萬乘之王死而不葬據𩓐而言則葬字有臧音矣

吁原涉傳云涉父為南陽太守死涉讓還南陽賻送由是顯名涉自以為身得其名而先令墳墓儉約非孝也乃大起冢舍周閣重門初武帝時京兆曹氏葬茂陵曹

氏謂其道阡渉慕之乃買地開立表署曰南陽阡
桓如淳漢書音義曰舊亭傳於四角面百步築土上有
屋屋上有柱出高丈餘有大板貫柱四出名曰桓表縣
所都夾兩邊各一桓陳留之俗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
和表也説文云桓是亭郵表也東京賦云迄于上林結
徒為營叙和樹表司鐸授征叙比也軍之正門為和樹
表設牙形以表之
辟彊外戚傳留侯子張辟彊前暦亦無釋而學者相承

讀辟音如珪璧之璧彊爲彊禦之彊作意解云能弭辟彊禦猶言辟惡邪辟兵之類是也東齊僕射陽休之爲兒制名亦取此按賈誼新書云昔者衛侯朝于周周行人問其名曰衛侯辟彊周行人還之曰啟彊辟彊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衛侯更其名曰燬然後受之若如賈生此說辟當音爲開闢之闢彊當音爲彊埸之彊楚有薳啟彊亦其例也古單用字多有假借不足爲疑又漢濟南王名辟光世人亦讀爲璧復解釋云辟君也恐

此亦當取開闢之義為勝

閼氏習鑿齒與謝安石書云匈奴名妄作閼氏言可愛如烟支也閼字於言反想足下先作此讀書也按史記及漢書謂單于正妻曰閼氏猶中國言皇后爾舊讀音焉氏此葢北翟之言自有意義未可得而詳也若謂色象烟支便以立稱者則單于之女謂之居次復比何物且閼氏妻號非妾之名未知習生何所憑據自謂解釋

𨁂凡言𢳑封者謂提舉封疆大數以為率耳後之學者

不曉輙讀提為隄著述文章者徑變為隄字云惣其隄
防封界故曰隄封㮤封籍之體止舉大數定其綱陌其
言封者譬言堰埒以知頃畝何待堰堤然始立畔乎正
當依其本字讀之不宜曲生異説也又隄防之隄字並
音丁奚反江南末俗往往讀為大奚反以為風流恥作
低音不知何所憑據轉相放習此弊漸行於關中其提
封本取提挈之義例作低音而呼隄防之字即為蹄音
兩失其義良可歎息傳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尚不明練豈宜臆說以誤將來

陂池東觀漢記述光武初作壽陵云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按陂池讀如帀二世賦登陂陁之長坂凡陂陁者猶言靡陁耳光武言不須如前世諸帝髙作山陵但令小隆起陂陁然裁得流泄水潦不墊壞耳今之讀者謂為陂池令得流水此讀非也

楊豫謝承後漢書楊豫傳云豫祖父惲封平通侯惲子

會宗坐與臺閣交通有罪國除家屬皆徙酒泉郡又載
豫上書乞還本土其辭云臣祖父惲忿安社稷忠不避
難指刺奸臣實心為國遂致死徙按班書楊敞傳其載
惲與太僕戴長樂相失惲與長樂皆免為庶人惲既失
爵位家居營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其友人安定太守
西河孫會宗與書諫戒之惲內懷不伏報會宗書辭語
不遜宣帝見而惡之惲坐腰斬妻子徙酒泉郡此惲先
失爵位然後被誅妻子被徙據敞傳及豫上書數說皆

同吏無所異安得有子名會宗襲爵國除被徙事乎謝氏既不詳其本稱引會宗失於故實又自載豫上書與敘事相背交為矛盾二三詭錯

計偕凡舉事立稱當依義理若遵古昔須得其衷班書武帝元光五年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此言所徵之人縣别給食令上計之使俱詣京師耳而晉朝謂計簿為計偕簿意欲酌於故實乃所以彰其謬陋變偕為階了無義旨

戎昭果毅左氏傳曰戎昭果毅克敵爲果致果爲毅此言理戎之禮須明果毅而江南陳國制立官名有戎昭將軍果毅將軍此亦不經之甚譬易稱師出以律豈可便置師出將軍乎

宋書宋高祖弟道鄰道規二人同以道爲名而鄰規各有別理史牒誤爲憐字讀者就而呼之莫有知其本實余家嘗得宋高祖集十卷是宋元嘉時秘閣官書所載道鄰字始知憐者是錯原其立名既有道規即應頗存

義訓不應苟取憐愛而已

熹熹熾盛也音與僖同故後漢趙熹字伯陽取此義耳末世傳字誤爲喜字讀者不救因呼爲憙宋高祖婦之兄弟臧熹昆季二人名從火喜亦音僖今人又謬爲憙字而讀之爲喜皆失其意沈約撰宋書乃更爲熹制字以配欣喜之名是穿鑿也余家所得宋高祖集作臧熹字此明驗也且喜下施心是好憙之意音虚記反不謂之熹也

錫趺蕭子顯齊書云太祖在淮修理城得一錫趺大數尺趺下有篆文莫能識者紀僧真曰何須辨此文字此自久遠之物九錫之徵太祖曰卿勿妄言而顧野王撰符瑞圖據子顯齊書錄此一條錫趺謂錫玦亦具寫子顯書語但易趺字為玦字乃畫作玦形按此趺者謂若簨簴之趺今之鐘鼓格下並有之耳故其大數尺而有篆文安有論玦大小直云數尺為道廣狹為麤細乎又玦之體狀若半環以何為上以何為下而云下有篆

字此之疎謬不近人情野王之於子顯年載近接非爲
遼夐且又趹之與玦形用不同若別據他書容有異說
蕭氏乖戾則失不在顧矣豈書本乎

蒿艾齊書又云紀僧真夢蒿艾生滿江驚而白之太祖
曰詩人采蕭蕭即艾也蕭生斷流卿勿廣言按爾雅云
蕭一名萩此蕭自是香蒿古之祭禮祈用合脂爇之以
饗神者艾一名氷臺此則今之用灸病者二草名既不
同稱類區別本非一物較然易了設使齊高謬談取曾

一時之應子顯不當著於史籍以誤將來學者詩云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此之三章蓋詩人託言葛也蕭也艾也以為興喻故毛傳云葛所以為絺綌蕭所以供祭祀艾所以療疾豈得又言葛與蕭艾總為一物乎未聞以艾饗神用蕭灸病斷可知矣

匡謬正俗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匡謬正俗卷六至八

詳校官國子監祭酒臣覺羅吉善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録舉人臣李逢泰

匡謬正俗卷六

唐　顔師古　撰

坼　或問曰俗呼檢察探試謂之覆坼坼者何也荅曰當爲覆逴音敕角反俗語音訛故變爲坼耳按晉令成帝元年四月十七日甲寅詔書云火節度七條云火發之日詣火所赴救御史蘭臺令史覆逴有不以法隨事録坐又云交互逴覆有犯禁者依制罰之逴者謂超踰不

依次第今所云覆坼亦謂乍撿乍否不依次歷履行之以出其不意耳今謂董卓為董磔故呼逴亦為坼是其例也

副副貳之字副字本為褔字從衣畐聲今俗呼一襲為一褔衣蓋取其充備之意非以覆蔽形體為名也然而書史假借遂以副字代之副本音普力反義訓剖劈字或作疈詩云不坼不副周禮有疈辜並其正義也後之學者不知有褔字翻以副貳為正體副坼為假借讀詩

不坼不副乃以朱點發副字已乖本旨又張平子西京賦云仰福帝居東京賦云順時服而設福並爲副貳傳寫訛舛衣轉爲示讀者便呼爲福祿之福失之遠矣

𧾷邕淫𧾷邕亂樂按𧾷邕者非法之曲不正之音爾非謂水中𧾷邕黽之聲也又張平子東京賦云咸池不齊度於𧾷邕吱而衆聽或疑豈謂𧾷邕黽之聲乃與咸池相似乎是知淫樂之聲矣

恫今太原俗呼痛而呻吟謂之通喚何荅曰爾雅云恫

痛也郭景純音呻哃音通亦音恫字或作侗周書云恫瘝乃身並是其義今痛而呻者江南俗謂之呻喚關中俗謂之呻恫音同鄙俗言失恫者呻聲之急耳太原俗謂恫喚云通此亦以痛而呻吟其義一也郭景純既有呻恫之音蓋舊語耳

洋問曰今山東俗謂衆為洋何也荅曰按爾雅云洋觀裒衆那多也

略刃問曰俗於𥖁嵎山出刀子刃謂之略刃有舊義否荅

曰按爾雅云剡略利也張揖古今字詁云古作㓞一本作䂮未知孰是此則礪刃使利故稱略刃耳

䯨問曰俗言濕為垺垺豈濕意乎何以呼之荅曰按說文解字云䯨骨間黃汁也字林音毋尼反然則䯨是骨間汁故呼濕為䯨耳不當為垺裂之字

寀或曰寀寮也別有異意乎荅曰按爾雅云寀寮官也郭景純注云官地為寀同官為寮此則謂卿大夫因官而得食地故謂之采地耳但古之經史采菜相通菜蔬

字頗亦爲采文采之字多或作寀非獨地也今之學者見謂之采地字上或加草便爲給地以種菜更朋於俳說焉

什器或問曰生生之具謂之什器什是何物荅曰此名原起軍戎遂謂天下通稱軍法五人爲伍二五爲什一什之内共有器物若干皆是人之所須不可造次而廢者或稱什物猶今軍行戍役工匠之屬十人爲火一火内共畜器物謂之幕調度耳

猱或問曰今之戎獸皮可爲褥者古號何獸何以謂之戎荅曰按許氏說文解字曰夒貪獸也李登聲類音人周反字或作猱詩云無教猱升木毛傳云猱屬也箋云猱之性善登木爾雅云猱猨善援郭景純注曰便攀援也爾雅又云蒙頌猱狀郭注云即蒙貴也狀似蜼而小紫黑色猱亦獼猴類耳按郭此說蓋蒙頌爲獸狀似猱又上林賦云蜼玃飛鸓蛭蜩玃猱左思吳都賦云射猱挺劉逵注云猱似猴而長尾尋據諸說驗其形狀戎即

猱也此字既有柔音俗語變訛謂之戎耳猶今之香菜謂之香戎今謂猱别造狨字蓋穿鑿不經于義無取

絢或問曰蒲州蒯酒堌謂蒲絢何也答曰此堌既從遠來運致非易恐其破損故以蒲索纏之按爾雅云絢絞也詩云宵爾索絢即是其義此堌爲加蒲索故謂之蒲絢爾

䞐或問曰今俗重沓布物一兩次謂之一䞐兩䞐何也答曰許氏說文解字云䞐重次第物也字林音弋豉反

此則與今所道相當又詩云葛之覃兮施於中谷莫莫葛藟施于條枚義兼訓移音亦爲貤蓋爲延覆其上亦重次第之意焉蓋假借施字爲之耳司馬相如上林賦曰貤丘陵亦其義也俗音訛舛故轉爲曳亦猶輕易之易鄙俗或爲曳音究其根本當言一貤兩貤今語亦有此作俗音者

趺或問曰今山東俗謂伏地爲趺何也荅曰趺者俯也按張揖古今字詁云頫府今俯俛也許氏說文解字曰

頫低頭也太史卜書頫仰字如此斯則呼俯音訛故為趺耳

俾問曰俗謂聽之使去為不使何也荅曰按爾雅云俾使也書云有能俾乂詩云俾爾戩穀之類是也故俗云俾使疾之闕音訛若云不使爾

底問曰俗謂何物為底丁兒反底義何訓荅曰此本言何等物其後遂省但言直云等物耳等字本音都在反又轉音丁兒反左太沖吳都賦云眄睞無數膏腴兼倍原

隰殊品窊隆異等蓋其證也今吴越之人呼齊等皆爲丁兒反應瑗詩云文章不經國筐篚無尺書用等稱才學往往見歎譽此言譏其用何等才學見歎譽而爲官乎以是知去何而直言等其言已舊今人不詳其本乃作底字非也

剛扛或問曰吴楚之俗謂相對舉物爲剛有舊語否答曰扛舉也音江字或作舡史記云項羽力能扛鼎張平子西京賦云烏獲扛鼎並是也彼俗音訛故謂扛爲剛

耳既不知其義乃有造𢴰字者固爲穿鑿也

欠問曰今人謂物少不充爲欠義何所取荅曰許氏釋文解字云㰟食不滿也李登聲類吕忱字林並音口感反今爲欠者本爲㰟耳

木鍾或問曰今所謂木鍾者於義何取字當云何荅曰本呼木章音訛遂爲鍾耳古謂大木爲章故漢書云貨殖傳云千章之荻謂荻木千枚也其將作屬官有主章署掌材木又古謂舅姑爲姑章今俗亦呼爲姑鍾益知

章音皆稱爲鍾

若柯問曰俗謂如許物爲若柯何也荅曰若干謂且數也禮云始服衣若干尺矣班書云百加若干並是其義干音訛變故云若柯也

楊問曰俗呼姓楊者往往爲盈音有何依據荅曰按晉灼漢書音義反楊惲爲由嬰如此則知楊姓舊有盈音葢是當時方俗未可非也

椎問曰關中俗謂髮落頭禿爲椎何也荅曰按許氏說

文解字云鬌髮墮也呂氏字林玉篇唐韻並直垂反今俗呼鬌音訛故為椎耳

欵問曰今官曹文案於紙縫上署記謂之欵縫者何也荅曰此語言元出魏晉律令字林本作𨫼刻也古未有紙之時所有簿領皆用簡牘其編連之處恐有改動故於縫上刻記之承前已來呼為𨫼縫今於紙縫上署名猶取舊語呼為欵縫耳此義與欵不同不當單作欵字耳

埒問曰今俗監檢田畝知其所獲總計大數謂之埒田而官文書乃作耒字其義定何訓解答曰此謂程試頃畝束數以知斛斗多少舉其大故謂之率而率字有律音俗語訛替因謂之埒耳字當作率音宜爲律（力筆反）今人不詳本意爲其語涉田農故用耒耜之字非也

聆問曰今俗買瓦器以扣敲之知其全破善惡謂之爲聆此義何也答曰按說文解字云聆聽也聲類音力丁反班孟堅幽通賦云妣聆呱而刻石左太沖魏都賦云

二𬴊之所曾聆是也瓦破壞者聲嘶惡須一一擊而聽之故呼聆瓦耳字當作聆也

誼議或問誼議二字今人讀為宜音得通否荅曰書云無偏無陂遵王之誼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詩云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諷議或靡事不為故知並有宜音

名字或問曰今人或稱字而不稱名其故何也荅曰名以正體字以表德禮云子生三月父始孩而名之男子

二十冠而字故知先名而後字也又云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子於父母則自名據此葢知常所稱者是名非舉字也孔子大聖言必稱名丘聞有國有家者丘亦恥之丘未達不如丘之好學也此葢與弟子等言未有稱仲尼者其七十弟子及春秋卿大夫固並稱名亦不可勝載至如漢高祖之潛豐沛人皆謂之劉季項羽之都彭城舉俗呼為項羽若其自稱則云今邦之業所就孰與仲多皆將相諸君與籍力也爰種說其季父盎云絲能

日飲霍顯令淳于衍殺許后云我亦欲報少君此皆舉字以相崇尚名則其自稱也歷觀古人通人高士言辭著於篇籍筆跡存乎紙素在身自述必皆稱名他人襃美則相呼字傳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不言諱字也王父字或以為族不得用名也考諸典故稱名為是

複名問曰人或有複名單稱者於理云何荅曰複名單稱乃是流俗之事尚遂便易不思立名本旨且依禮文

二名不偏諱今若偏舉安得不諱乎若嫌二名頗多則舉俗皆須為單名矣至若伯陵稱陵季甫稱甫雖少一字義或可通又如長壽稱壽延年稱年求其本義已有所失乃有無恤稱恤不違稱違去病稱病棄疾稱疾白黑相反更相戲弄隋大業中出勑斷單稱複名深得物理而委巷之徒不曉其意便謂朝廷禁止單名其幼少已來不為複名者輙更加增以為順旨曾莫之悟

譔或問曰今為小羊未成為旋音祥戀反子何也答曰按呂

氏字林云羠音遲未晬羊也今言旋者葢語訛耳當言羠子也

草馬問曰牝馬謂之草馬何也答曰本以牡馬壯健堪駕乘及軍戎者皆伏皁櫪芻而養之其牝馬唯充蕃字不暇服役常牧于草故稱草馬耳淮南子曰夫馬之為草駒之時跳躍揚蹏翹足而走人不能制高誘曰五尺已下為駒故在草中故曰草駒是知草之得名主於草澤矣

匡謬正俗卷六